

鄉韻三帖

之一·憶古

這地方的名字很怪，叫做陰影窩。外地人總難一次就相信自己聽清了這個怪名。其實附近還有些其他的窩，如燕子繁衍的稱燕子窩，秀才路過的稱秀才窩，專出人瑞的稱老窩。那陰影窩不就是專出陰影了！陰影怎麼來的？

陰影窩，位於楊梅鎮北的長岡嶺與社子溪之間。這地名在乾隆年間出現，取名的是遷居此地山凹的漢人農民。窩，凹陷處，是客家區的地理名詞。南邊的長岡嶺逐段降低，冬季北風順溪埔海岸的地勢往上狂飆，陰影窩的民居多選在山凹避風處，更在田邊種養竹林護圍家園。於是太陽起落，山陰竹影就斜斜地漫落於人家田屋，土地裡潑灑著陰影的顏色。晨昏時光，稻田大半沉浸在長長的陰影裡，洋溢安穩的神秘。田裡耕作的農人，有時就隱沒在陰影裡，像他們一生的來去，在介乎光與影的微陰之間渡其罔兩歲月。

幾叢客家聚落這裡那裡散佈在竹圍裡，多數是農民的三合院，在長長的陰影裡過著簡單的生活。路口的米舖、雜貨舖、藥局、豬肉攤傳承自古以來的的位置，組成一個熱鬧的歇腳所在，古稱「老飯店」。老飯店傍著社子溪，社子溪往北流經陰影窩，一路流進黑水溝。河流的對岸村莊稱「營盤下」，曾經駐守汛兵，防備漢人攻打山頂上的原住民族。山是單面的陡坡，看起來很高，稱為「高山頂」，山腳留有一圈土牛溝，山頂的原住民歸化之後，現在只剩下漢人土地公顯靈的痕跡。

陰影窩的農人初一十五拜土地公（我們稱為伯公）到老飯店買醬油、黑糖、麵線、三層肉，不買米，讓密醫把藥水注進手臂。偶爾到營盤下過家，拜訪姻親，這裡許多人家是兩岸世代通婚。他們很少經過高山頂，覺得這裡還是個禁忌之地，何況它也是別村的墓地，生死都不相屬。

窩，就像個鳥巢，千百年來的社子溪水滋養出肥沃的土壤，而後募建的水圳蜿蜒分配溪水到每家土地。春夏水盛時，溪岸長滿蘆荻和茅草，人家棄養的五爪豬在草叢裡走出蹊徑，各種水鳥和水蛇彼此警戒著對方。秋天，風涼了，蘆荻和茅草冒著輕柔雪白的絲穗，在溪畔鋪上一條綿延的軟毯，肥胖的雀鳥在上頭點著翅膀飛翔。放鴨人這時頭戴斗笠，背著簡單鋪蓋，手裡拈著根竹竿，一路趕著群三四百隻鴨北上。照例，這裡收割後準備過冬的田地裡散落的穀子，可以讓放鴨人的鴨群痛快飽餐。那些鴨子進食的氣勢驚人，只聽見鴨嘴撿食的悉窣聲越來越大，越來越近，終於遠了，一張白地毯在黃色的土地上移動。鴨子飽了，歡快了，放鴨人就驅鴨子進溪裡洗澡。鴨子聞到水氣，通通伸頸挺胸，張開兩扇翅膀撲撲打著，一面聒聒亂叫一氣。這些專吃穀粒、田蟲的鴨都肥而不腥，本地極少數的

不正經人會覷放鴨人不注意時踩隻肥鴨，不見血不拔毛，裹上泥巴烤叫花鴨打牙祭。放鴨人大概是「人在屋簷下」，也沒聽說追究過，多半說就是讓溪裡的龍叼了去。到了冬天，霜風不會停息，直吹到開春，農婦就把白蘿蔔切片滷鹽，在陽光和風裡曬成禾埕上的一地乾香。每個竹圍裡的三合院，都有個能幹的客家女人，通常長著細細的鳳眼，膚色也讓日頭曬成褐色，終日忙進忙出。

這些三合院分布在沿著溪畔南岸的小路旁，或是從小路分岔出去的更小的徑的盡頭。這一帶的西南邊上有座五穀爺廟，廟前有條五穀爺溪，溪裡產吳郭魚、鯉魚、鯽魚、蝦子，溪畔竹林下的泥巴裡藏著青色黏土。五穀爺廟周圍，有四座漁塘，除了用來灌溉、防洪，塘裡都養著碩大的草魚。更南邊的長岡嶺盛產紅土，只能長相思、油桐和牛筋草。有錢的地主建了一座瓦窯，專門以紅土填模，燒成磚瓦出售。這裡大多三合院的壁瓦都來自瓦窯，每一家都是紅色的磚壁，紅色的瓦面，圍在翠綠的竹林裡。

陰影窩指的就是這片座南向北，依山面水，綠竹紅屋的風水。這裡純是鄉下。住民出入來往都在社子溪畔南岸的小路上，路上的竹林像一面翠綠色的屏風，人在兩面屏風之間走路，在竹林的陰影和太陽的光亮之間走路。一直要走到老飯店了，才走進車流市聲的另一個世界。陰影窩有一種比街路更為朦朧的顏色和更隱晦的氣味。

之二·道情

這裡是伊甸園。這裡曾是伊甸園。

先祖揹著神主，艱辛橫渡黑水溝，登上崁頭厝港，沿著社子溪上溯，尋找安身立命的埔地。族人有了共聚的「公廳」，廳堂額匾上刻著遙遠的彼岸郡號，族譜裡寫著同樣遙遠的祖籍。安徽，廣東，好長一段中古以來的遷徙流離，把祖先的小腳趾頭在行行復行行中磨掉了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歷代無數的山山水水，披星戴月，終於在島嶼落腳、出生、過身，把姓埋在土地裡。悠悠一百年過去，另個一百年展開，父親帶著姓，帶著一家人，前來陰影窩起屋。三合院起好了，也鑿了井，井裡養尾鱸鰻（淨水用的）翠綠的竹林裡，紅磚紅瓦，坐北朝南的屋家，在荒野裡遺世獨立，最近的鄰居遠在田疇那頭的竹林之後，雞犬相聞而已。

冬天日頭燒暖的日子，禾埕晃亮得讓人迷醉。母親要我們搬幾張藤椅到禾埕，把厚重的冬被攤在椅上日光浴。我們非常喜歡這種活兒，總是趁大人忙別的時，偷偷鑽進藤椅和被子圍成的帳篷裡。我們喜歡鑽進曝曬的冬被下頭，享受隱密而安全的愉悅。一方陰影遮住我們，明亮蘇麻的冬陽包圍陰影。躲進冬被的陰影裡不覺寒冷，反而有種被溫暖包覆的昏昏欲睡。孩子在光亮與影子裡低低地講著童語，也許竟就舒服地瞌睡了。等到母親喊我們，日頭已有點涼。

冬盡春來，日子按節氣循環往復。以為世界不會老，只是重來。

收割的氣味，金黃的色彩，穀粒摩娑腳趾頭的觸感，日光曬在皮膚上的溫暖，

將一輩子跟隨，是深黑的夢裡神秘的呪音。像是內心始終渴望長長的陰影走廊，任由漫步優游，任由看著廊柱外頭亮晃晃刺眼的陽光。也許竟就舒服地安睡了。我在夢在，我思故夢在，在故鄉的田井。

在外地生活的日子裡，別人問我是哪裡人，我說台灣，桃園，楊梅，很少再說下去，通常不必說下去。需要抄寫戶籍地址的時候，辦事員必定會覆誦「陰影窩」三個字，然後問我，確認，還邊說真是奇怪的地名。陰影窩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志裡頭，確曾有我童少回憶的足跡，只能用自己的體裁編撰。它更像村里鄰志，或說是鄉村家庭志，帶著菜園裡泥土餘韻悠長的酸香味兒。

然而數十年過去，光景變換，那條長路沿途的竹樹蘆草已伐刈殆盡，馬路拓寬成兩線道，田埂、溝渠已框灌水泥，不遠處高鐵的高架軌道橫行割裂天空，社子溪水又黑又髒。陰影窩失去了竹林屏風遮蔽的陰影長廊，連地名都改了。

沒有了陰影的地方，還怎能叫陰影窩！

然則沒有了陰影窩，歸鄉遊子的眼睛會很寂寞。

之三·尋土

地方的風候水土改變太大，晚來的工業人口不以農業思維生活。過去農人的活法變得太奢侈，而今井水不再甘甜，傳說的龍早就離棄烏黑的溪水。大暑之季，「鷹始擊，腐草爲螢」然而早已無鷹無螢。沒有樹之後，蟬聲也消失。歸鄉後的耕讀生涯變成嘲諷、尷尬、氣惱，我考慮著離開難以復原的土地。

然而這陣子卻宛轉想起五穀爺溪的青色黏土。

根據鎮志記載，楊梅鎮的土壤屬於第四紀更新世形成的強酸性紅色礫砂黏土，具有粒狀結構，表層呈棕灰色，適合生長相思樹、茶樹，也適合燒磚。我實在不知道（也沒有人知道），為什麼獨獨五穀爺溪畔的竹林下挖得出青色黏土。

挺純的青色，美勞課捏泥人正好派得上用場，否則不敢去那陰陰涼涼的水域。

同學們牽著手走進竹影深深的淺溪，裡頭像是會有魍魎隨時出來嚇人，水面波光在緊張而興奮的臉龐上閃動。我們快速挖起黏土，裝在餅乾盒裡。當我們回到岸上，水蛭爬滿小腿。拔除腳上的水蛭後，淡淡的血在黑黑的皮膚上並不明顯。

我記起來了！我捏了一棟房子，三合院，青色的三合院，屋後有相思樹，有觀音竹，屋前有禾埕，屋簷下坐著幾個孩子，其中一個是我，我正在眺望西邊的晚霞，一隻夜鷺「啊」的一聲緩慢漂浮而過，公蚊在稻田裡狂舞成龍捲風柱。天空的光線逐漸消退，屋裡亮起燈，父親注視著一班列車離開淡水，母親喊我們吃飯，黏土勞作快乾了。那時我只有十歲，距今三十年。

青色三合院是我的古物，早就回歸大地。只是不知青土仍埋在溪畔的竹林下否？

這段日子雷鳴響動，螫蟲驚起而出，春雨潤潤，忙於春耕翻土。

日出六時十三分，日沒十七時五十八分。秧地裡的稻苗，茸茸地像張翠綠色地毯。農人必須按照節氣行事，萬物不會等人。

心裡仍惦念青土，想用它再捏點什麼，在三十年後。又怕這些青土早就被廢棄物掩沒吞噬。

補完田角的秧苗，今年的春耕才正式結束。

果然，五穀爺溪畔的竹林已然消失，水泥堤防取而代之，堤防裡都是混凝土，沒有青土。

父親知道我要找什麼，他也默默。他一向認為陰影窩的改變是進步的，進步的改變帶給後代更好的環境。他只看好的部分，不好的通通可以承受。他們安土重遷，認定這塊土地是安身立命之處。他不會移動到別的地方，他的國境是從田頭到田尾，而他是認命的國王。

母親繼續栽下當季的胡瓜、茭白筍、台灣薑和甜瓜的苗，不用多久菜苗就會抽拔竄高。西瓜苗在沙質的田裡捲著鬚，準備長出初夏裡一口口的沙甜。白鷺鷥的羽毛蓬鬆著，在稻苗的綠裡迎風佇立，等待著什麼。很久未聞其聲的補鍋鳥（白腹秧雞），蒼涼的殘啼在黃昏田野裡顫動，像一個即將逝去的夢。

睡蟲在春雷中被驚醒，暖雨的氣味，這裡少了許多回憶裡的事物、色彩、聲音，只留下模糊的殘影。而殘影幢幢，更惹心酸。讀不下陶詩。寫不出詩，覺得再也寫不出詩了。

我想離開。其實千思萬想的卻是歸去。

在時間與空間交錯的漂流象限裡，我是隻焦躁而徬徨的蜉蝣。

父親傍晚後回家，草袋裡沉甸甸一團物事。他淡淡地告訴我，那是青色黏土，顏色不是很純，在南邊的丘陵下發掘的。他扛著小鋤頭尋了幾天，要我先頂著用（以為我要捏陶），他會再去找。那天晚上，我一口飯都吃不下，心裡塞滿感激和愧疚。父親那年七十二歲，而我只想著逃離。

於是，我又看到了。紅色的三合院，顏色黯落，屋後沒有相思樹，沒有觀音竹，屋前有禾埕，屋簷下坐著幾個孩子，其中一個是我，我正在眺望西邊的晚霞，一隻夜鷺緩慢漂浮而過，公蚊在稻田裡狂舞成龍捲風柱。天空的光線逐漸消退，屋裡亮起燈，父親自南邊丘陵歸來，母親喊我們吃飯。眼睛的河流裡有希望的微光閃耀。我已四十歲，距那時候三十年。

然而我已知道自己將能找到，生命裡的老鷹、草螢與清流，像我父親的堅持。故鄉會在現代廢墟中重現，我相信。